

我在古董店找到一本音乐书



作者简介

苔丝·格里森

毕业于斯坦福大学，而后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博士学位。她的每一本小说都是美国惊悚大师斯蒂芬·金的必备藏书。

她的第一本小说《贝赛的堕落》刚上市就迅速跃居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排行榜第一名，一举斩获两项悬疑大奖：爱伦坡奖、尼洛奖。从此她的每一本小说都好评如潮，成为整个美国出版界公认的“悬疑女王”。她的作品被译成31国语言，全球销量高达1500万册。

《焚曲》被美国悬疑爱好者认为是她的成就至高之作。

内容简介

一张又破又旧的乐谱，开启罪恶与爱情的倒计时。

一次演出后朱莉娅在罗马一家古董店买了本名为《Gypsy》的乐谱回去。乐谱里夹了一首乐名叫《火》的曲谱。当她弹奏曲谱时，朱莉娅发现曲子的前半部分忧伤凄美，后半部分却将旋律带入了一个狂乱的音符漩涡中。危险也随之而来。

她的女儿在她演奏的过程中杀死了家里的猫，接着又用玻璃刺伤了她的小腿……她的生活被卷入混乱的漩涡中。

还只是在门口，我就已闻见了从屋内飘荡而出的旧书味，那种混合了泛黄纸张与陈旧皮革的香。在这条由鹅卵石铺就的小道旁林立着许多古董店，都开着空调，大门紧闭，以此来对抗炎热的天气。而我从这些紧闭的店前掠过，最后在这家大门敞开的店前停下，仿佛听见了它在呼唤我。

这是我在罗马的最后一个下午，也是购买旅行纪念品的最后的机会。我已经为罗伯买了一条真丝领带，也为我那年仅三岁的女儿莉莉买了一件华丽的荷叶边裙装，但尚未找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而在这家古董店的窗内，我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

踏入其中，屋内是如此的昏暗，以致双眼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。虽然店外酷热难当，店内却是出奇的凉爽，仿佛是一个光与热都无法渗透的洞穴。逐渐地，阴影中事物的轮廓开始显现，我看见塞满书籍的架子，老旧的扁皮箱，以及在角落里毫无光泽的中世纪盔甲。

在周围的墙上挂着些油画，都是些色彩过分浮夸甚至有些丑陋的作品，配有泛黄的价格标签。我没有注意到站在角落的老板，因此，当他突然用意大利语叫我的时候，我被吓了一跳。转过身，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如“矮人”般矮小，有着两条如毛虫般白色眉毛的男人。

“抱歉，”我回答说，“Non parlo Italiano（译注：原文为意大利语，意为我不会说意大利语）。”

“Violino（意大利语，小提琴）？”他指着背上的小提琴盒子说。这是非常珍贵的乐器，因此我不能把它留在旅馆房间里。当我旅行的时候，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。“Musicista（意大利语，乐手）？”他继续问，并架起姿势，拉着一把并不存在的小提琴，右臂拿着幻想中的琴弓来回摆动着。

“是的，我是乐手。来自美国。今天早上，我还在庆典活动中演奏过。”尽管他在礼貌地点头，但我并不认为他真的明白我说的话。我指着橱窗中所发现的东西，“我能看看这本书吗？Libro de Musica（意大利语，音乐书）。”

他把手伸进橱窗，拿出这本书，把它递给了我。我一碰它，书页边缘就开始掉纸屑，让我知道了这本书的陈旧。这是本意大利版旧书，在它的封面上写着《Gypsy》（吉卜赛人），并配有一张图，是一个头发蓬松的正在拉小提琴的男人。

我翻到第一首曲子，这是一首小调，一首并不为人熟知且充满悲伤的曲子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东西，古老的而被遗忘的音乐，却又在等待着被人发现。

当我在浏览其他曲子的时候，一张纸从书中掉下来，如羽毛一般飘落到地板上。并不是书的一部分，而是一张稿纸，上面的五线谱被铅笔所写的音符填得满满的——这是一段乐谱，曲名是优雅而狂野的手写体：Incendio（意大利语，火），编曲：L.托德斯科。

在阅读这段乐谱的时候，我能听见音符在我脑海中跳动，只读了几个小节，我就确定这是一首优美的华尔兹舞曲。它始于一段简单的E小调，但从第六小节开始，音符开始急剧增加，并出现



《焚曲》
[美]苔丝·格里森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了一些不和谐的变音记号。我将曲稿翻到另一面，发现后面的每个小节都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的。一段疾如闪电般的琶音驱动着旋律，使其变成了一段狂乱的音符风暴，不禁使我手臂上的汗毛竖立。

我要定了它。“Quanto costa（意大利语，多少钱）？”我问，“包括这页纸与这本书？”

这位老板看着我，他的眼里透着精明。“Cento（意大利语，一百）。”他拿出一根笔，并在手掌上写了一个数字。

“一百欧元？你肯定是在开玩笑。”

“E' vecchio. Old（意大利语，这是古董）。”

“并没有老到那种程度。”

他耸了耸肩，仿佛在说要么付钱拿东西，要么走人。他已经从我眼中读出了渴望；他知道他可以用这本老旧的乐谱狠狠地敲我一笔，而且我还会乖乖地照付。我对珠宝或时装、鞋子毫无兴趣，音乐是我唯一会为之挥霍钱财的东西，我身上唯一值钱的物件也就是背上的这把拥有百岁高龄的小提琴了。

付完钱之后，他给了我一张收据。然后，我离开了这家小店，走进如糖浆般让人发腻的午后炎夏之中。而在小屋内，我感觉是如此清新凉爽。

我回头观察了一下这幢建筑，却没有看见任何空调设备，只有紧闭的窗户和两樽滴水的石像被置于墙上。阳光投射在美杜莎形状的黄铜门环上，反射在我身上。现在，门被关上了，但通过布满灰尘的窗户，我瞥见店老板正在看着我，然后，他放下了窗帘，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。

对于我在罗马买来送他的新领带，我的丈夫罗伯显得非常兴奋。他站在我们卧室内的镜子前，熟练地将这条散发着光泽的真丝领带绕在他的脖子上。“也许在我开始检查那些数字的时候，这些色彩会闪闪发光。”他高兴地说道。三十八岁的他还保持着健硕的身材，看上去就跟我们结婚时一样。十年过去了，岁月已在他太阳穴附近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

穿着浆过的白衬衫，系上金色的袖扣，我这位波士顿出生的会计师丈夫看上去如此的精明强

干。对于他来说，一切都是数字：利润与损失，资产与负债。他用数学术语来诠释世界，甚至他的动作都要精确地按几何结构来进行——他把领带抬起一些，然后交叉打出一个完美的结。

我们是如此不同！我唯一关心的“数学”就是交响乐与作品编号，以及音乐的拍子记号。罗伯告诉每个人我为什么会吸引他，原因就是我不像他，我是一名艺术家，是如同生活在天空中会沐浴着阳光翩翩起舞的生物。我曾担心，我们之间的差异会使我们分道扬镳，罗伯，一位脚踏实地的人，会厌倦他这位生活在天空之中飘浮于云朵之间的妻子。但在十年之后，我们俩依然如胶似漆，相亲相爱。

他紧了紧领带的结，并在镜子中对我微笑：“今天你起来得可真早，朱莉娅。”

“我习惯了罗马时间。现在，那里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，时差有些颠倒。我在想，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。”

“我猜你已经饿得不行，想要吃午餐了。你想我开车送莉莉去托儿所吗？”

“不，我想要她今天待在家里。整个一星期都没有在她身边，让我满怀歉意。”

“你不必抱有这种感觉。你姑妈瓦耳空降过来了，并打理好了所有的事，就像往常一样。”

“好吧，我想莉莉想疯了，今天的每一分钟我都想和她在一起。”

罗伯转过身来，向我展示他的新领带，它服帖地待在他的衣领中央，看上去完美无缺：“有什么安排吗？”

“天气太热了，我想我们会去游泳。也可能去图书馆，找些新书看。”

“听起来像是个计划。”他弯腰亲吻了我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有着柑橘的酸香味，“真讨厌你离开的时候，宝贝。”他低语道，“可能下一次，我会有一星期的假，我们可以待在一起。这样不是很好吗——”

“妈妈，看！看上去好漂亮！”我三岁的女儿，莉莉，蹦跳着进入卧室，穿着我在罗马给她买的新裙子，旋转着身体向我展示着——这裙子昨晚她就试穿过，

没错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东西，古老的而被遗忘的音乐，却又在等待着被人发现。

而现在她已经不愿脱下了。她像导弹一样猛扑到我的怀里，我们俩一起倒在了床上，开心地笑着。

没有比我的孩子更香甜的味道了，我想要把她每个细胞都吸入，将她重新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，这样我们就能再次成为一体了。在我抱着这个身着紫色折边裙的金发女孩笑成一团的时候，罗伯也扑到了床上，用他的双臂抱着我们。

“这两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，”他宣布，“而她们全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”

“爸爸，待在家里。”莉莉命令说。

“我也希望如此，甜心。”罗伯在莉莉头上狠狠地吻了一下，发出了不小的声音，然后不情愿地站了起来，“爸爸必须要工作，但你还不还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吗？你可能一整天都和妈妈待在一起。”

“我们去把泳衣穿上，”我对莉莉说，“我们会有一段快乐的时光，就你和我。”

而我们也的确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。我们在社区泳池里玩得水花飞溅。我们吃了芝士比萨、冰淇淋作为午餐，之后又去了图书馆，在那里，莉莉为自己挑选了两本以驴子作为主角的新书，驴子是她最喜欢的动物。而到下午三点我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几乎已经筋疲力尽、昏昏欲睡。正如罗伯所说的，时差不饶人，我已经什么都不想做了，只想趴在床上睡个囫圇觉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莉莉依旧精神饱满，她将放她婴儿衣服的旧盒子拉出并放到钢琴上，盒子里睡着我们的猫朱尼珀。莉莉非常喜欢打扮朱尼珀，而现在她已经把一只软帽戴在猫头上，正在把猫爪子往袖套里放。我们可爱的老猫一如既往地忍受着，对蕾丝与花边的侮辱毫不在乎。

当朱尼珀穿好时装后，我取出小提琴，将乐谱架放在钢琴上，然后打开了那本名为《Gypsy》的书。再一次，那张记着乐谱的纸片掉下来，正面朝上落在我的脚上——“Incendio”。

自从我在罗马买了这本书后，我还是第二次看见这张乐谱。我把这张纸别在架子上，同时想起了那家阴暗的古董店，还有它的老板，一位仿佛潜伏在山洞暗处生存的生物一般的人。我的皮肤上突然起了鸡皮疙瘩，仿佛那家商店的寒冷依然附着在这首乐曲上。

我拿起我的小提琴开始演奏。

在这个潮湿的午后，我的乐器听起来比以往更加深沉，更富于感情，声音也更加圆润。这首华尔兹的前三十二小节如同我想象中的那样优美，仿佛一位悲伤的男中音所唱的挽歌。但从第四十小节开始，音符开始加速，旋律开始变得扭曲，好像受到了突如其来的震动，突然从E弦急升到第七把位。

我的脸上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汗，我挣扎着继续演奏，尝试维持拍子的速度。我感到我的琴弓仿佛有生命一般，着了魔似的自己在动，而我只是在挣扎着握着不放。哇，这是一首多么棒的乐曲呀！多么好的作品，如果我能掌握它就好了。音符的数量实在有些多。